



林韻梅

42.8.9生

福建省林森人

師大國文系畢業

■作品／  
花的隨想

■經歷／

省立台東高中任教16年

■現職／

省立台東高中國文教師

## 和她們在紅塵裏錯身

散文組佳作

林韻梅

### 之一·靜女

——靜女其姝，俟我於城隅。——

車到中山國小。空氣頓時清涼起來，原先氣悶欲嘔的感覺也隨之消失無踪。風，慷慨地吹進窗來。

車到民族路口。一個黃色的身影上了車。頭髮一絲不苟地梳到腦後，紮成馬尾，用黃黑相間的絲線纏繞著；白靜的側臉找不到絲毫斑點，只頰上泛著趕車所逼出的微紅，白皙的頸項下是嫩黃色的棉質上衣，由肩頭至袖口鑲著一塊菱形的白色網眼布，黑色牛仔長褲泛著灰白，從身後口袋鮮紅的英文標籤，卻看不出下過水的痕跡；潔白的運動鞋，側面有細細的紅色飾絨；肩上掛著一只黑色布質背包，正面的貼飾是一個戴紅色小帽的洋娃娃，一頭金黃捲髮襯得那對塑膠眼球益發晶圓，其中的黑眼珠正隨著車行轉彎而左右滑動。

她退到車掌小姐身後的位置坐下，從黑布包中取出一個比十元銅板略大的一面鏡子，仔細端詳，用食指、中指輕理鬢髮、雙眉，再用小指輕抹雙脣，又從黑布包中取出一張面紙，按了按脣角。

坐在我前坐的兩個國中男生，竊竊私笑，那個小個子模仿她左手拿鏡子，右手按脣的姿勢，另一個趕忙抓下他的手。

她渾然不覺，拿著鏡子在眼前上下左右移動了好一陣子，然後收進背包中。

車轉過海霸王餐廳。她舉起左手，看了看錶，金黃色錶帶薄薄地圍住她細細的腕，錶鍊隨著車行有規律地晃動著。我告訴自己，如果猜得沒錯，她應該是要在圓山下車。

車過聯勤彩虹賓館，我有些心急。她再度舉起左手，將兩耳後髮髮輕輕拉下一小綫，緩緩站起身來，扯響停車鈴。車到圓山，市立美術館在陽光下白的格外耀眼。她輕巧地躍下車。車又開動了，我轉過身，看到她正朝美術館的大門走去，館前廣場上一個身著黃上衣、黑長褲的男子也正快步迎向她。我鬆了一口氣，中山橋下的基隆河水映著藍天，似乎較往日澄澈多了。

## 之一·碩人

——碩人其順，衣錦裝衣。——

我看過不少好看的女子，但沒有像她這樣刻意而且逼人的。

她的兩眼勾勒著清晰的眼線，雖然有點近視，但由於目光的專注，仍顯得明亮有神；兩道濃淡均勻的眉，到末梢微微揚起，平添些許挑釁的意味；薄薄的雙脣，略寬了些，卻能勾畫出幾近自然的稜與弧，再加上醒目亮麗的朱紅脣彩，一開一闔之際，聲音的表情就更豐富有致了。咄咄逼人的女子，即便是絕色，也是我避之猶恐不及的，無奈她有個令人心動的鼻子——挺直的鼻樑，鼻尖輕輕翹起——這一點點溫柔、靈巧的暗示，使我忍不住要多注意她了。

其實，她是不乏人注意的。開學的時候，同學們都是客客氣氣的，談起話來，相當節制，深怕自己鋒芒聳人。一星期後的星期三，上課鐘響過不久，走廊響起了清亮的笑聲，她體形高挑，穿著一件黑色棉質圓領衫，一條黃底黑點大圓裙，腰際緊緊地繫著一條黑色寬皮帶，陪著老師走進教室；我立刻察覺到安靜的教室中揚起一陣又一陣情緒的波動。

下課的時候，有人打聽她的來路，也有人為她簡述經歷；無論如何，她已註定是四個暑期中的主角，當她無故或因故缺席時，我會感受到教室裏的沈寂和無聊。誰去製造一些問題讓老師們始而錯愕驚訝，繼而沈吟蹙額呢？誰去營造課堂中此起彼落的質疑與回應呢？

那天在小說課上，她對鑑賞的角度問題，提出質疑：「我的皮膚白，我知道自己穿黑衣服好看，所以我常穿黑色的來突顯自己；但是不了解我的人會怎麼批評我？我們從事小說分析、評論時，會不會也犯了同樣的毛病？我們是不是在強做解人呢？」老師面對身穿黑衣服的她，一下子似乎陷入黑色的迷霧之中。我站起身來試圖回答她的問題：「皮膚白的人，的確是適合穿黑衣服的，也可以任己所好選擇顏色，但別人的看法卻不能加以限制；文學作品的欣賞也該是如此吧！作品一旦產生，別人所附加的評論未必是作者真正的意圖，卻不能限制鑑賞者從不同角度加以探討。」

回家的路上，我們偶然相逢，她突然說：「我以前怎沒有注意到你？」我苦笑了一下，她還向我借過筆記呢！「你會不會覺得我很愛表現？有些課，我說話就是要使人注意我，這樣我會有一種滿足感；但有些課，我確實是想把問題弄清楚。」

「你會不會覺得我和男同學比較接近？我只是覺得和他們相處起來容易多了。就像我喜歡教男生，他們畢業了寫信來，都告訴我：他們好愛我！我喜歡被愛的感覺。」

「你知道我上課的情形嗎？當我要他們發表意見時，我就先站在相反的立場嚴加批判，學生不服氣，就會為書中的立場說話，啪！一下子全班都舉手搶著要發言。你要是看到，你會嚇死！」

我微笑著聽她說完，正要表示意見，她一揚手，叫住一輛計程車，轉身抓住我的手一握，一下子就鑽進車子裏去了。時間久了，同學們談論她跳舞、宴客的聲音自然小多了。她如常地趕計程車上下學，上她愛上的課或一定會點名的課，也可能在老師轉身之際，突然消失踪影。有幾次，在她消失之前，我都發現門外有一個男子高瘦的身影；又有一次，那男子帶著兩個小女孩在室外鵝候，下課時，她匆忙地收拾書本，一面向坐在前座的我說：「別看我這麼愛玩，愛交朋友，我還是很顧家的！」

### 之三·柏舟

——我心匪席，不可卷也。——

她的聲音在門外響起，燦燦朗朗地一如往昔，然後，一個甜甜的笑容就出現在門開處。幾乎是不必任何遲疑的，她坐向我，拉著我的手，嘴角的笑容還沒消褪，眉頭和眼角已聚起一些無奈夾雜著自嘲。

「你知道嗎？我離婚了。拋棄一切跟著他，結果竟是步他前妻的後塵。他們辦離婚手續的那天，我也去；她先從律師的辦公室出來，看到我就說，他是不會改變的，我終究會步她的後塵。我不信，我以為我年輕，我以為我純潔、可貴的初戀，那足以使他拋棄棄子的愛力量，會使我們廝守一生。我以為我是與眾不同的，他那時候也是這麼說的，我竟然相信了；現在我才知道，原來所有的女人都是與眾不同的。她，我見過，我不明白，她吸引他的，究竟是什麼？」

「孩子，全給他了，他堅持要的。他對孩子不錯，你知道的。那女的已搬去住，沒上班了，在家照顧孩子，孩子叫她阿姨。那次，他酒後打我，老大替我收拾好皮箱，老二在一旁催趕，要我快走，快回台北。老大說她會照顧弟弟；老二說，他如果長得夠大，絕不會饒了爸爸；老三被吵醒了，傻傻地擁著被子看著我們。」

一陣雷響，雨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傾盆下洩。陽臺上的盆栽被雨幕壓得抬不起頭來。她抓住我的手鬆開了，兩肩一鬆，頭重重地靠向椅背。

「我當然走了，不走，怎麼辦？後來，他叫人來和我談離婚的事，我的心死了，他根本不想挽回，我答應了。」  
「我回去過幾次，剛離婚的那兩個月，我每星期回去，真的好想孩子。他的作業、考卷堆了好高；婚後這幾年都是我幫他改的，生老三，月子沒做滿，就爬起來幫他改，這些你都知道。我覺得他好可憐，就幫他改了一下午，改不完的，帶回台北改，再用限時郵寄給他。」

「我知道你要罵我傻，可是我不忍心，你懂不懂？我不再愛他了，可是我不忍心——一個男人帶著三個孩子。後來，她搬進去了，我就少回去了。她還好，每次我去，她就避開，讓我和孩子聚一聚。」

「當然不會再拿作業回來改了。讓她看見，豈不要笑話他嗎？她是沒辦法幫他改的。」

窗外的雨勢更急了，雨水從窗縫擠進來，從鋁門的溝槽中溢出，榨木地板上一片水跡，我站起身來，用門後的拖把來回拖拭，那水卻沒有因此縮小範圍。天色愈發陰霾，她也站起身來，找到一把梳子，梳理她微濕的頭髮。

## 之四·東門之墀

——其室則邇，其人甚遠。——

天色沈沈地迎頭壓下，她拉著我走進一間冰果室，室內沒有別的客人，我習慣性地揀一個靠窗的位置坐下。

窗外的餘光照在她剛燙過的捲髮上，形成一波又一波的光弧。她時而面對窗外，時而轉身向我，在這一轉一折之間，臉上明暗如幻化。終於，她長聲吁了一口氣，正正地看著我。

「有一件事，你不要聽？」此時她已完全背著光，臉上僅有雙眸如星，我不自覺地點一下頭。

「我今天碰到一個人，十年前對我很重要的一個人。我知道他回到學校，也曾期望再見到他，但沒想到是今天這種方式。」她說著，頭緩緩地垂了下去，左手抓住衣擺輕輕地揉搓著。

「早上我在校門口的小店喝豆漿，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形走進店來，我下意識的，就把頭低下去。他背對著我坐下，我才發現他帶著一個小女孩；他招呼孩子的聲音真是溫柔。十年前那個社團聯誼會結束時，他就是那樣溫柔地說：『辛苦你了。』我也就這樣把他放在心上。」

盤子中的蜜豆冰雖是五色雜陳，但冰上薄薄的兩片香蕉夾著一顆紫葡萄，半融的冰水下躺著糊爛的紅豆、綠豆，幾粒走散的西瓜子漂浮其上，竟也有幾分風流雲散的淒涼滋味。我攪動一下冰水，她的手仍搓著衣角。

「可是大四那年，那女孩——應該就是他現在的妻子——跑來找我。她說他們是小學同學，她那時就決定了非他不嫁；她讀完高中沒再升學。她說，如果沒有我，他們是很好的一對；她說，她和他談過了，要他做決定，可是他說他不能負

我；於是她來找我，她說，我的機會比她多太多了「而她只有唯一的一個。」

「就這樣斷了。直到去年，朋友從美國回來，告訴我，他回來任教了。」她的臉轉向窗外，陽光從雲縫中篩下金絲，捲髮又映出一波波的光弧。

「三月，帶孩子逛校園，經過他的辦公室，我鼓足勇氣去敲門，沒人應聲，孩子問我找誰？我才恍然想到是星期天，能找到誰呢？沒有想到今天倒碰上了，我吃得極慢，好怕他轉身，又都希望他能發現我。他付帳的時候，我發現他腳上穿著拖鞋，這不像他，以前他只要出門一定穿鞋子的。」

「我先生和我在心中的份量？」我的問題使她沈吟了，她的手指在桌上畫了又畫；盤子裏的冰水流到桌上，西瓜子仍然飄浮不定。

「我想，他是我的一樁心事，只因為沒有真正的了結，所以會常常想起。」

「敲他辦公室門的那天晚上，我夢見他來找我，我先生也在，我替他們介紹。我記得很清楚，我拉著我先先生的手說，他是我同學。」

## 之五·氓

——氓之蚩蚩？——

正氣路夜市，燈火輝煌，人如潮汐。

「五斤三十！五斤三十！」在市聲嘈嘈中，突然拔起的高音吸引我的脚步停駐。

脚踏三輪板上，那皮色黝黑、又瘦又小的橘子實在引不起人食慾；隔壁攤子上澄黃的香蕉、晶紫的葡萄、艷紅的蘋果，毋寧是更誘惑人的。然而她巍然跌坐，低觸到頸的下頰有三層，橘紅色碎花上衣裹著龐大身軀，一條黑色長褲已洗得泛白；她端坐不動，乍看去竟有朱銘木雕的大氣磅礴。

「五斤三十！五斤三十！」她驀一抬頭，剛才的菩薩低眉，一下子變成金剛怒目，那圓圓的眼珠，不畏不怯的眼神，活脫是水滸傳裏的孫二娘。

我原本打算轉身離開的步履有些遲疑，伸出手在那一唯其貌不揚的橘子中挑揀，一面怯怯地問：「這樣的橘子有人買嗎？」

大概從來沒有人問過她這樣的問題，她先是一愣，接著笑開了，眼尾的紋深深地笑入髮際，那原本寬而厚的唇也笑成了一個美麗的弧。她用流利的河洛話說：

「這是姜太公釣魚，願者上鉤。」

她似乎洞悉了我的心事，當我拿著沈甸甸的五斤橘子要走開時，她說：「看得著皮，看不著裏？這是火燒柑，包好吃的。阿桑檢柑子不比你們在檢奩婿。」

「五斤三十！五斤三十！」再回頭，她已起身，站在板車上吆喝，燈光儘管明亮，但都在她的頸項以下，她的臉絲毫看不清楚，只見她張開手，手掌上各拿著四個橘子。

「買好吃的，不要貪好看的。五斤三十！五斤三十！」

初春的風從身後吹來，似乎要把她的聲音吹得好遠、好遠。

〔後記〕很難忘懷幼稚園時，母親穿著白襯衫、藍底白碎花裙，騎著腳踏車來接我的美麗身影，我那可愛的老師也是一身白衣、藍圓裙的裝束，騎著腳踏車來做家庭訪問。詩經中的一些篇名被當做某些曾和我錯身並肩的女性代號，純是緣法，用來紀念媽媽那個已逝時代女子的純情面貌。